

陈独秀在江津石墙院的最后岁月

李崎 邓冰

2009年07月23日08:29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打印 留言 社区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-mail 推荐: 提交

江津人文荟萃，钟灵毓秀，可去处尤多，而陈独秀的最后归宿地石墙院是最值得去的地方之一。

陈独秀流寓江津，标志着一位风云政治家的退隐。

位于江津西南鹤山坪上的石墙院，距离城区约16公里。这里原是清光绪进士杨鲁丞的故宅，具有典型的清代民居风格，因四周原筑有二丈高的石墙而得名。陈独秀于1939年由附近的施家大院迁来此处，住在原杨二太太居室，陈独秀在此地一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，时间长达4个年头，现保存下来的遗物有棕箱、皮箱、衣柜、砚台、铜茶壶、皮包、衣物等共31件。

陈独秀一生8次遭通缉、4次入牢狱、历经无数劫难的过气文人，俨然一粒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，响当当的铜豌豆”（关汉卿自况之语）。重庆市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庞国翔介绍说，陈独秀当年住到这里来，是应杨进士子孙的邀请，为他们的曾祖父整理手稿的。

据说那进士祖宗的学问受过章太炎的奚落，杨家便刻意请出陈独秀这大名士来打工，好为祖宗挽回面子。惜乎所选非人，这位老打工仔的脾气，丝毫不见得比章太炎好，整理来整理去，竟说杨进士的手稿没多少学术价值。这样的德性，哪里讨

得到好脸色。1年后，陈独秀交付了杨家的书稿，就搬到西厢房，整理自己的书稿去了。其时，陈独秀的前两任妻子早已亡故，陪伴他的是小他31岁的原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潘兰珍。潘女士短发圆脸，个子矮小，不爱说话，那时两人十分恩爱。

书房的墙壁上挂着陈独秀手写的联语：“行无愧怍心常坦，身处艰难气若虹。”

他的小篆写得瘦硬如铁，笔笔见骨，却又蕴藏几分秀气，真是字若其人。

周佛海、戴笠想拉他进国民参议会

石墙院空空的西厢房共3间，里面有木床两架，书桌一张，小木柜一只，另有几个装书和手稿的藤条箱——都是后来按亲朋和乡邻的回忆复原的。器用简陋，可知陈独秀的生活多么艰难。由于经济周转困难，他甚至把辛亥老革命柏文蔚送的灰鼠皮袍当了作生活开支。在去世前一年致朋友信中，陈独秀说：“居乡间亦月需六百元，比上半年加一倍。”生活压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然而，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就曾送他5千元，拒收；转托张国焘送来，仍然拒收。陈独秀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各方政治势力都来拉拢过他，却都无功而返。

陈在中共“一大”的老战友周佛海此时尚未投靠日本，还在蒋的手下，也想拉他进国民参议会。陈对携礼来见的戴笠说：“蒋杀了我的同志、两个儿子，我和他不共戴天。现在国共合作，我不反对他就是了。”

陈氏夫妇生活艰窘之时，便曾躬耕院外菜畦，收获过南瓜、茄子、萝卜、洋芋等不少菜蔬。

从现在所能找到的记载看，陈独秀的最后岁月是相当凄惨和悲凉的。长期吃洋芋果腹不算，最后竟因误饮发酵的蚕豆花水引发急性胃炎，缠绵病榻半个月得不到有效救治而亡，享年64岁。

临终前，他费尽心力写成的文字学专著交教育部编译馆付印，得预支稿费5000元。但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执意要改书名，陈独秀坚决不允，于是拖延至死也没出版。当陈以贫病之躯辗转病榻生命垂危时，5000元稿费竟分文未动。

“贫贱不能移”7个字，是中国文人常常挂在嘴边的“口头禅”，而躬身践行，则需要有付出生命代价的勇气。